

神厨娘子

猫笛 / 著



萌宠厨子，君子好逑！

你想医
 我的妒
 不如我先治你的多情
 你想得我的心
 不如先还我自由

万花丛中过，娘子心头落
 烧卖厨娘
 PK
 多情士大夫

未同执手
 何以同白头

萌娘子啊，我被你撞了一下心！
 一代神厨
 风华绝代
 一席佳话
 萌者无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厨娘子 / 猫笛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12-5034-6

I. ①神…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1697号

神厨娘子

著 者: 猫 笛

责任编辑: 庄 宁

封面设计: 粉粉猫

责任校对: 张 翀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mm 1/32

字 数: 178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034-6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 o n t e n t s

神厨娘子



001 第一章
死去活来

012 第二章
休是不休

022 第三章
走为上计

034 第四章
神秘流景

043 第五章
报名品选

053 第六章
荷塘月色

063 第七章
美食之魂

075 第八章
终于开店

084 第九章
冤家路窄

094 第十章
相见不欢

106 第十一章
食神阿桑

116 第十二章
两大才子

126 第十三章
接受封赏

136 第十四章
失意的郎

c o n t e n t s

神厨娘子



146 第十五章
同寻食材

156 第十六章
谷底风光

166 第十七章
流景之怒

176 第十八章
食神比试

186 第十九章
突发变故

195 第二十章
疑云重重

204 第二十一章
筹谋定计

214 第二十二章
逃出生天

222 第二十三章
畏吾往事

232 第二十四章
爱痛边缘

243 第二十五章
风波又起

252 第二十六章
盼之归来

262 第二十七章
前尘如梦

273 第二十八章
终得休书

279 尾 声



黑暗里有无数烧卖闪着光在空中飞舞，它们围着我盘旋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劈头盖脑地向我砸来……

“啊！虾仁烧卖、羊肉烧卖、鸡皮烧卖、野鸡烧卖、金钩烧卖……”我一连串惊叫着猛地坐起，原来是场噩梦。

“娘子饿得慌？”一个沉稳的声音不疾不徐地在耳畔响起，我迷茫地转头看到一双深邃如潭的眼，此际闪现一丝玩味。

挺直的鼻梁，紧抿的嘴巴，棱角分明的脸，着一身淡青长袍，腰间坠着美玉……真是儒雅的美男啊！

“我不饿……喀喀……”我刚说了半句，就被喉间剧烈的疼痛绊住，急促地咳嗽了起来。

一杯水及时被送到我面前，我接过呷了口，润了润喉，这才好些，但声音依旧有些沙哑。

“谢谢！”我热忱地道谢。却见到面前人随着我的话一挑眉，似乎有些疑惑。

顾不上考虑太多，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看来很像绣着金线的大红裙衫，可惜……有些褴褛了。但从我的经验判断，我身上这件绝对是新娘的喜服，

而且还是华丽版的。

再抬头看看上方大红的流苏帐和屋角的水晶灯，同样的华丽……

“我这是在哪里？”我瞪大眼睛问道。

“自然是在家中……娘子不会是自尽了太多回，发蒙了吧？”那人语气中的玩味越来越多了，“或者娘子以为自己应该在何处？”

当然应该是在细丝江畔的推磨谷内，揉着我软绵绵的面粉，剁着我新鲜渗着汁水的食材，站在案板前，手舞足蹈之眉飞色舞之，做出一笼笼上好的烧卖送进蒸笼。然后就蹲在门前，一枚枚地数着我藏在怀里带着体温的私房钱。

而前方的院子里满是被若枢练拳脚时踢残了的大树。假山边倚着弱柳扶风的若绵，正对从不知什么猥琐地方购来的美男图很没有形象地流口水，若绵的身旁则是侧着头偷看的若昭，池塘边蹲着正对满池锦鲤打坏主意的若鱼……

不对，这些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

在醒来的前一刻，我在做着什么？

我对着头顶上方的承尘眨眨眼睛，又眨眨眼睛。片刻后空白的脑中又想起了一些事。

对了！

在一个月前，我站在推磨谷的入口处挥舞着手帕，与我的其余六个师妹依依惜别，然后背起了行囊出了推磨谷过了碧水江。遵照师父的安排，我们七人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出发，去弘扬厨艺。

而我，前一刻正坐在船头渡着江，吃着火锅唱着歌，前往这明朱国的都城。

可是……正在船头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我，为什么下一刻会出现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忽视身边男子探究的眼神，托腮继续思考。

对了，当时我跟小宝在一起吃火锅，正吃得起劲，船却进水了。我跟小宝掉进水里，就那么失散了。

小宝呢？

我的脑中一片混乱。

等等……他刚才叫我什么？娘子？

我把头凑到距离那人的脸五厘米处，瞪着他：“那你又是谁？”

“李玠之，你的夫君。”他嘴角轻勾，流露无限风情，顷刻从方才的儒雅男化做风骚男。

我艰难地咽了下口水，压下心头升起的莫名异样感：“我是什么时候嫁给你的？”我揉着额头，努力回想之前还发生过些什么事。

他叹了口气：“就在昨晚……如果不是娘子你一夜之间寻了七八次死的话，我们早就洞房花烛了。”

一夜之间寻了七八次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浑身上下到处疼痛，估计这具身体现在是千疮百孔，连看都不能看了。

综合这位的叙述，我理解到：我在前一个晚上竟然把撞墙、割脉、抹脖子、跳河、服毒等等自尽方式都试过了一遍，最后终于以上吊的形式给予了这所宅院暂时的安宁……

我看着眼前男子略带些鄙视的眼神，猛地一拍脑门。

天哪，我想起来了！

我落水之后，朦朦胧胧间就被一伙人扛啊拎啊背啊一路当死猪那么运送，然后又被下了迷药塞进一个大红的花轿里头，一路吵闹地抬到了一处陌生的院子里。

但我邵若萱岂是那般任人宰割的人？

为了反抗，我虽然落水之后就头昏脑涨、身体虚弱，并且身中迷药，却依旧采取了各种逃脱的手段，试图从这伙贼人手中逃出生天。

所谓的撞墙，只不过是我想爬墙却不熟练，结果从墙头愣是摔了下来。割脉抹脖子什么的，真心只是我偷了把刀子想偷偷撬开门逃出去，结果刚好有人推门进来，我撬门不成反而连续两次被刀子割伤了。

至于那跳河、服毒之类的……咳，算了，不说也罢，再说下去就丢了我美女厨神的脸了。



原以为这里是贼窝，可看着眼前温文尔雅如玉般的美男子，我深深觉得他要是贼头子，那美人们多半会自愿飞扑而来投怀送抱。

所以基本可以判断：这一定是个大乌龙！

我尴尬地以咳嗽掩饰自己的郁闷和心虚，解释道：“原来昨晚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一觉醒来只觉着头疼得厉害，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我还是不明白从落水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刚刚离开推磨谷的自己，会突然多了个便宜夫君出来？

我那便宜夫君模棱两可地弯弯嘴角，不知是信了我的话还是没信。但是目前的我也管不了这许多了，心里思量着要怎么开口询问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了，外面那些嗡嗡嗡的声音又是什么，好吵？”从我醒来到现在，外面的嘈杂声就没停过，好似夏天里的那些苍蝇蚊子一样在耳边嗡嗡地响个不停，我厌烦地挥挥手。

“外面是在替娘子你念经超度的，反正我看娘子你是打定了主意要自尽，不如就让她们继续念下去吧。”他云淡风轻的语气好似在说天气，说罢指指床边一个银质的托盘，“至于工具也不劳娘子再费心寻找了，这次我都替你预备妥了。”

我顺着他的手望过去，托盘里依次摆放着剪刀、白绫、匕首等等物品。

这是……这是……

我眼角抽搐。

“你从中随便选一样便可……只是这回务必要做得干脆利落些，争取一次了断。要知道刘大夫为了救治你，已经忙了一夜，也该让他回去休息休息了。”他说完这话，掩嘴打了个哈欠，似乎也有些倦意。

“谁说我要自尽了！”我大声道，忍不住又瞪向他，这位美男不会被一夜之间吓傻了吧？哪有别人要自尽他不去极力劝阻，反而把一应凶器全都献上的人？

还念经超度……我都还没死呢，超度个头！晦气！

“哦？娘子前几次也这么说，但一转眼就又寻死……这次确定了？要

不要再考虑一下？”

那是我的真心话啊！我真心不是想寻死。

这真的是一场误会……

可是我说不出口，这真相……实在太丢人了！

我闭上了嘴，向他怒目而视。却见他双手抱胸斜倚着床栏杆，俊朗的双目半眯，面容在微弱晨光里似闪着淡淡玉般的光泽。

刹那，我被他电到了，不由自主机械地连连摇头：“不用考虑了，人生很美好，我热爱生命！”我吸了吸口水，向他花痴一笑。

他皱了下眉头，嘴唇微抿，略带着鄙夷地回视我，却没有出声，任由我继续花痴地看了许久。然后他轻轻击了三下掌，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

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进来一位长裙曳地的绝色美女，我还来不及欣赏，后面又跟进一位，然后是两位、三位、四位……转眼间，屋子里站满了女人。一个个燕瘦环肥，国色倾城，一眼望去就见鸳鸯眉、小重山眉、柳叶眉、涵烟眉、拂云眉等等堆叠着那各色绫罗绸缎制成的各款衣裙，有艳有素，济济一堂，一时间香气四溢。

我不禁感觉有些眼花，揉了揉眼睛，眼前还是五彩缤纷的一片。

记得有个词叫“秀色可餐”，如果按照字面意义来说，人家漂亮女人都可以当菜吃的话，那今天这一屋子美女可真是从鲍参翅肚到青菜萝卜，各种口味都齐全了。比如站在最前头那个穿荷叶色衣裙的美人，不就活脱脱是一道荷叶粉蒸肉。那个浅色衫子上缀着点点碎花的，便算作宋嫂鱼羹。还有那个穿一身粉色绣了几丛花的就勉强算她个芙蓉鱼片吧……

我当时就看着这一屋子的丰盛好菜，眼睛眨了又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心里头直寻思：这算什么阵仗？难道这些都是负责服侍我的丫鬟？也太夸张了点吧？

那一旁的李玠之发话了：“还不快拜见主母？”

于是一众好菜齐刷刷拜倒成一片，朝我行礼：“见过夫人！”

我受宠若惊，良久才想起该说些啥，赶忙道：“都起来吧，你们都是什么人？”

最先进屋的那名女子上前，婉转悦耳地回答道：“禀夫人，婢子们都是各府大人送给老爷的贺礼。”

她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回答得那叫一个恭敬，以至於一旁的李玠之朝她赞许地一笑。

我的脑子有那么一刻没转过弯来，片刻之后才醒悟：敢情，这一屋子美女都是那个自称是我夫君的家伙的未来小老婆？

晴天霹雳！

原本还以为这便宜夫君人还不错，想不到却是华而不实的色中饿鬼？

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一个画面：我那便宜夫君躺在温香软玉间，同一群“贺礼”面目狰狞地看我一脸苦菜花的样子大声嘲笑。我瘦骨嶙峋地蹲在地上揉着面团做烧卖，旁边还有凄凉的二胡声。

我堂堂一代美女厨神竟然会莫名其妙地被困在这贼窝里头？

不对，这一定是一场梦，而且是噩梦。

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

我在心里消化着这一强大信息，仰着头呆滞了半炷香后终于反应过来，在一片惊呼声中扭头朝床栏杆用力撞去。

——神啊，如果这是做梦，就让我用正确的方式重新醒一次吧！

头部一阵剧痛，我一会儿工夫就没了知觉，然后四周一片黑暗。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头痛欲裂中恢复了知觉，睁眼就看到一个娃娃脸的少年正蹲在我面前。

“小宝！”我惊喜地喊道。

来人正是在落水前和我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家伙——师父的世交之子胡金宝。我们七个师姐妹从小到大的玩伴，平素最擅长的没别的，只有吃东西和轻功。

吃东西这个长处不用说，自然是打小在推磨谷被我们师姐妹几个熏陶出来的。

至于小宝的轻功，那绝对不是一个“好”字，足以形容的。这样说吧，小宝的轻功简直已经到了神出鬼没的境地，皇宫禁苑如入无人之境，咳……

这话当然只在自家人中间说说，绝对不能外传。虽然比不上话本里头的齐天大圣，一个跟斗就能十万八千里，但听说日行千里也不是问题，简直像传说中的缩地神术。

如果他说自己的轻功是天下第二，那就没人敢自称是第一的。

此时这位轻功界的泰斗歪着脑袋朝我啧啧道：“小萱儿，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瞧你这一身伤，至于这样想不开吗？”

“小宝，是你还活着，还是我不小心撞死了？”我有些惊喜地坐起，却不小心扯到了伤处，不禁倒抽了口气。

小宝哆嗦了下，才慢慢道：“小萱儿，我没死，你也没死。我们大家都活着。”

伸手摸摸刚才撞开的额头，一缕鲜血正从包扎处缓缓渗出。依旧是夜晚，只有月光自窗口洒入。

我嘴角抽动着，艰难地说道：“如果我没死，那为什么一切会这么不真实……”

借着这微弱月光，让我能够依稀看到大红的流苏帐和屋角的水晶灯。

显然我还躺在撞晕之前的那间华丽的房子里，只不过我那便宜夫君此刻不知去了哪里。

我瞪向蹲在床前的小宝：“既然你没死，为什么不来救我，任我被人当死猪那么扛来卖去，现在还多了个便宜夫君！”我猛地一把揪住小宝的衣领，咬牙怒吼，伤口随着我的动作又一阵剧烈抽痛。

小宝赶紧伸手就捂住我的嘴：“姑奶奶，轻点。你以为这是哪里。”

大约是我忍痛的表情太过狰狞，小宝又哆嗦了两下，用惧怕的眼神瞄着我：“你现在身穿大红嫁衣，脑袋上还流着血，这么龇牙咧嘴的样子实在太像传说中的厉鬼花煞了，吓死人了……不，鬼都能被你再吓死一次，还是注意一下仪态吧……那个，仪态……哈哈……”他拍着胸口，在我的瞪视下声音越来越低。

“胡金宝！”我咬牙，被他堵着嘴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而且他该死的把我的鼻子都一起堵住了，想谋害人命吗！

“你保证你不大喊大叫，我就放开手，慢慢说给你听。”小宝看我点了点头，这才小心翼翼地松开手。

我立刻大大地喘了口气，真是憋死我了。

我喘匀了气之后，马上一把揪住他：“快说，明明你送着我来明朱国的，好端端为什么我们的船会沉了，然后我又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醒过来？”

想到那一屋子的贺礼以及那只笑咪咪看着“贺礼”的禽兽，我就浑身汗毛直竖，只想抱头鼠窜。

“这个……其实是我们运气太好了，竟然遇到了水匪。”小宝叹口气，“他们趁我一时不注意凿沉了船，然后抢走了我们的行李，又把你拐卖了。你知道我虽然轻功不错，但中了迷药后施展不出，再加上水性不佳，当时落在水里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渔夫救起，早淹死了。等身体稍有恢复，我就匆匆赶来找你，发现你已经被花轿抬进了大学士府……”

唉……是了。眼前这位轻功界的泰斗确实轻功无人能及，但美中不足就是，他也只会轻功这一门，其余的功夫一概不通，拳脚不会多少，迷药不识多少——甚至连游泳都不会！

不过，眼下这不是重点。

“好吧，前事不究。你来得正好！记你一大功！”我目光火热地看着小宝，双手紧紧握着他，“既然来了，事不宜迟，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走不了。”小宝却无奈地摇摇头，“小萱儿，你以为这是哪里？”

我扫了眼屋子，很没信心地试着问：“贼窝？”看到满屋富丽堂皇的装饰，我也不太确定贼窝能长得这样高贵。

果然小宝翻翻白眼：“这里是明朱国的大学士府，而且是三大阁老之一的李玠之的府邸。我今天是能带你走，但是你得罪了在这明朱国举足轻重的李大学士，等离开后还能正大光明完成师父交给你的任务，在这明朱国开食肆弘扬厨艺吗？”

小宝的话似乎没错……只是想不到我居然会被拐卖到大学士府当夫

人，这人牙子混成这样，委实手腕通天了！

只是朝廷重臣与我何关？人牙子连问过我的意见都没有，就把我随便卖给这叫什么李玠之的当老婆，就算是富贵的官夫人，我一样不稀罕。

我只喜欢做着我的烧卖，数着我自己赚的钱。

“那我要怎么办？”我问天无语，只有使劲摇晃他，狠狠道，“算了，我不管，当初是你答应师父平安将我送到明珠国的，现在出了这事，你得负责解决！”

“拜托……”小宝被我摇得眼冒金星，苦着脸道，“我只是细丝江畔一介小小平头百姓，连江湖人士都算不上……顶多会那么一点轻功，偶尔靠着轻功替人送送信之类的谋个生计，哪里能有本事跟一国的忠臣作对？你，你就将就下吧。”

平头百姓？如果轻功神出鬼没的小宝也能算得上平头百姓的话，那不会轻功天天靠双腿走路的我们情何以堪！

不过，眼下这个也不是重点，重点是……

“这种事是可以将就的吗？”我额角开始爆青筋，“我一个清清白白的美女厨神，还没来得及替师父弘扬厨艺，赚点大钱也就罢了。居然莫名其妙被人牙子拐卖，嫁给一个风流无耻的家伙，我……我才不要跟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相公啊！不对，我才不想还没赚到大钱，就随随便便被嫁给一个陌生人！”

要是练过武功的若枢在这里就好了，一定揍得他满脸桃花开！

“小萱儿，我怎么觉得你这一大段话里头，最大的重点是要赚大钱那几个字呢……”小宝抹了抹汗。

“管它什么重点不重点！”我仰天大叫，“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要我待在这里？没门！对了，我不是被那李玠之买来的吗？要不我们凑凑钱赎身吧？”

想不到我推磨谷响当当的美女厨神邵若萱，居然有一天会对自己用上“赎身”这样的字眼。李玠之，我算记住你了！

小宝爱莫能助地摇摇头：“我忘记说了，其实你不是李玠之花钱买来

的，而是有人从人牙子手里买了你，然后使计做媒把你嫁给李玠之的。”

“什么？”我震惊。什么人这么无聊？

“这事说来话长，你慢慢就会明白的。”小宝叹口气，忽然打了个响指，“其实也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哦？你不早说……是什么？有带我离开的办法了？”我惊喜地抓紧他的肩膀。

小宝干咳一下：“早说了这样偷跑不是办法，不过……虽然你可以光明正大地离开，这世上不是还有个七出之条吗？只要女子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以写休书休了她——李玠之身为朝廷命官，自然不会硬赖着一个犯了七出之条的夫人，到时候你就能光明正大地离开这大学士府啦，哈哈……”

他笑了两下，看起来实在很像奸笑，可惜光线不好我也不能确定。

我放下揪着小宝衣领的手，拍了拍，自顾自寻思：如果在这情况下我直接对那李玠之说我是被拐卖来的，其实我根本不想当你老婆，还是赶快放我走吧。那李玠之发现自己人财两空，多半会恼羞成怒，弄得不巧对我施展各种虐待报复……

顿时各种民间话本里头的虐恋故事在我脑中一一浮现，我打了个寒战，觉得小宝的这个建议是十分可取的。

我喃喃道：“这的确也是个办法，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那我虽然成了下堂妇，但至少从此就是个一个自由身了……然后就可以在这明朱国潇洒自在地尽情做我最拿手的烧卖，然后开一家烧卖店，然后开第一家分店，然后开第二家分店，然后开第三家……然后再开很多很多家分店……然后赚个盘满钵满，然后去游历各地山川美景，然后遇见很多很多美男子，然后……”我捧着颊越想越得意，越想越眉飞色舞。话本里头那些感人肺腑、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的故事顿时充斥脑海。

“那个……小萱儿，你表情变化得好快，还有，你的口水快流出来了哦，你……”小宝小心翼翼地說道，然后在我的一记白眼及时消声。

“好，那我就在这个……李大学士府是吧？争取一纸休书吧！”我双

手握拳，眼中精光四射。

“虽然你的目标让我觉得有些微妙，但只要你满意就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小宝说罢，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中。

我没工夫去跟他道别，独自嘿嘿笑着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未来美好蓝图中。

如此，人生还是很值得展望的，而在此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我翻身睡下，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

再醒来的时候，我笑咪咪地睁开眼来，看到李玢之有些不耐的脸。

于是我忽略头上依旧隐隐的痛感，扶着他的胳膊撑起身子，充满期盼地对他灿烂笑道：“夫君，快休了我吧！”



李玠之眼中的不耐烦一收，显然因我的转变而愣怔了片刻。

也是，在眼下这个世道哪有女人吃饱了撑的会自己要求当下堂妇，要知道下堂妇也就是弃妇，外界的口水是能淹死人的。所以一般女子碰到遇人不淑嫁错郎君的情况时，多半就窝囊地缩在自己的小院中当个委屈的小媳妇，忍气吞声，终日以泪洗面。就像那深谷的兰花冬日的梅，独自开来独自败。

也罢，我不介意开这个先河。

我左右摇晃着我那挂名夫君李玠之的胳膊，谄媚地重复了一遍：“夫君，快快休了我吧。”

他愣怔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抽出手覆在我的额头：“没有发烧……看来娘子你这回是真的撞坏脑袋。”他回头吩咐道，“来人啊，快叫刘大夫再来看看！”

我对天翻翻白眼，掰开他的手：“我的脑袋没事。”虽然还在痛，但伤口已经被及时处理过，血也止住了。

看他似乎还一脸怀疑，我拍拍他的手，尽量露出开朗的笑容：“我这次真的是大彻大悟了，想开了——自尽是什么？自尽是社会病态，是道德